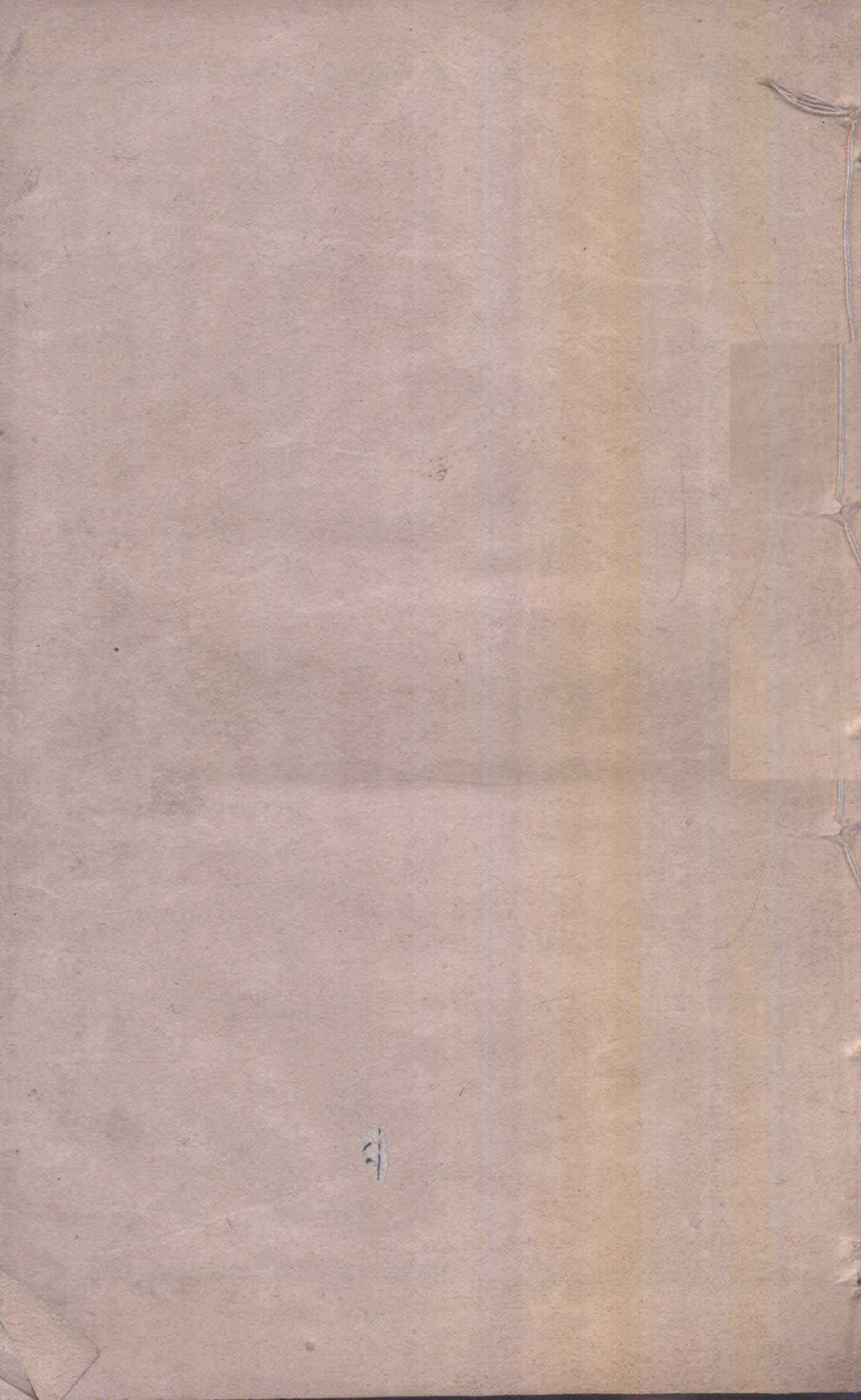


斷句
大字本

幼科鐵鏡集證

上海文成書局
印行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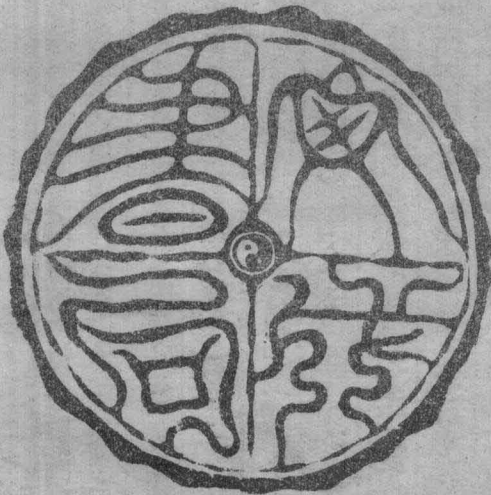


斷句大字本

幼科鐵鏡集症

上海文成書局印行

國民十五年印



幼科鐵鏡序

自太極判而陰陽分天地之間有正氣即有邪氣正氣長則邪氣消正氣衰則邪氣旺消長衰旺之間天地不能自主而至人調變之功出焉人身一小天地也方嬰兒在胎時元氣渾淪耳關節臟腑自然而成耳一離母胎即納外氣寒暑燥溼感而疾焉或生於陰或生於陽陽受則入六腑陰受則入五臟而嬰兒元氣漸損焉若非保傅之力藥石之功幾何而不致漸減耶故古之至人即以調變天地者以調理於人身自神農去而後學者大小不一要不離乎扶正去邪者近是然則醫之為道豈渺小哉夏子禹鑄為秋浦儒家世族早登賢書子於簿書之暇每諮而訪焉冲夷粹穆有仁者風聞出其所著幼科鐵鏡予披閱一過乃掩卷歎曰信哉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是集也其學閱邃其理湛深而於人身之中靡不洞燭勿使有所壅閉痼疾正者扶之邪者祛之瞭然不差毫髮雖古和緩諸人何以加茲况以吾儒而兼術若是揆之和緩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若范文正公為布衣時就相士卜曰不得為相願為醫殆為是歟夫立德立言立功古人稱三不朽夏子之道德文章固足標幟而是集得於家學淵

源以公於世功曷有量三不朽蓋兼之矣

康熙乙亥端陽月遼陽梁國標正夫氏題於貴池官署

幼科鐵鏡凡例

凡治嬰兒病不望顏色不審苗竅故病不應藥是書惟以望顏色審苗竅六字為大主腦

凡症俱有顏色可望苗竅可審獨驚癇瘧三症顏色苗竅俱非本來無處推拿是書洞悉死生俱屬先君從百千嬰兒中偵探出來的辨明形狀均屬先君從百千嬰兒中體認出來的治法藥味俱屬先君從百千嬰兒中嘗試出來的故是書於此三症則冠以初明有曰

凡前輩繪圖各穴俱任意裁插鮮不差謬是書圖穴由兩代攷索毫不舛錯凡症所載推拿者俱屬必效不准者如老漢扳檜猿猴摘果之類盡行刪汰凡症推三關必須少推腑上以應之推六腑必須少推三關以應之防補瀉太過

凡症屬戴燈火艾灸俱起死回生秘法

凡症下無湯散名只有藥味者俱卓溪自立方歷驗始載

凡有夏禹鑄曰其中多出已見發明至理亦從治效過立說

凡症立說引論俱屬疑團不譬不明

凡症後間附效案係症有疑難傳以較核

凡症初起不用丸散因各臟病有輕重臨症用劑必有加減如丸散藥味分兩已定倘內有一二味與症不宜者抽不出來模糊投入反生別病予於暫症必不肯用若丸散用之殊是症屬一家

凡口訣有古人舊訣有卓溪新訣新訣上註卓溪二字

凡字句用夾圈者是大主腦用尖圈者是認法用單圈者是緊要

一熱瘧認法乃卓溪生平第一着得意處自分亦能上繩文武出以傳世更當研究一痲症大小方脉書獨不齒及多因症屬至輕邇來痲症為患最重余每臨症只從脾肺兩臟看虛寔肺內大腸探根苗于中創出治法一帖必效用以傳世此乃發造物未發之祕補先輩不足之書

凡推拿古人以之代藥後人竟以推拿為兒戲並不知推應何經拿應何臟

所代何藥以致輕症加重重症連死予特賦出某推當某藥某拿抵某藥使人曉得用推拿便是用藥味藥味既不可誤投推拿又何可亂用

幼科鐵鏡目錄

卷上

九恨

十三不可學

十傳

治病不可關門殺賊說

治病不可開門揖盜說

湯方內更換藥味說

面各穴圖

掌面水底撈月引水
上天河至洪池圖

掌面運八卦大指正面脾
上位次并說及退下六腑圖

手背正面推上三關揉五指節圖

側手虎口合骨穴圖

腳各穴圖

全身正面用燈火圖

全身背面肺俞各穴圖

凡死症辨

卓溪直傳口訣

推拿代藥賦

闡明五臟生剋以知
補母泄子

望面色審毛竅從外知內

五臟各有所司從外治內

辨臍風以下各症末所附效案俱屬疑難不常見之症如無疑難者俱附不

辨胎寒

辨胎熱

胎毒發丹

辨胎驚胎風

胎黃

辨蒸變

辨脾實熱虛熱

辨脾濕

辨肺熱肺寒肺虛

辨心熱實熱虛熱

辨心熱極似寒

辨心熱昏迷似驚

辨燒熱

闡諸驚名之謬

闡明發驚之由兼詳

治驚之法

驚癇死症辨

驚癇活症辨

辨驚有痰盛風盛熱

辨熱瘡似驚風

辨癇症

辨陽瘡似寒

辨瘧病

慢症

卷下

痢症

辨傷風寒

辨夾食傷寒

辨腹痛

辨吐

辨瀉

辨吐瀉

辨痢疾

辨瘧疾辨附陰虛似瘧

辨咳嗽附痘後

辨失血

辨中暑中熱

辨夜啼

辨疳疾

赤遊丹火

淋症

便濁

大便不通

小便不通

出汗

黃疸

腫脹

辨三消

膀胱氣痛

呆笑

不寐多困

龜胸

龜背

解顱顛填顛陷

乾瘦似疔

天柱骨倒

五疔

齒病口疔瘡

口重脬重齧

耳癰

重舌木舌

鶴膝瘋

痛瘋

冷水瘋

迅雷所驚

天泡瘡

痲瘡

黃水瘡

惡核瘰癧

偏墜

莖腫痛

腎囊腫

灸霍亂

灸瘡母

幼科鐵鏡卷上

受業弟邑庠鐸禹懸

貴池卓溪叟夏鼎禹鑄氏手著

邑庠之日孟然

男郡庠之雲飛霖同參

九恨

一恨挑筋割肉。五臟之病。豈盡在筋。挑斷不知當那一味藥。六淫之賊。豈盡在血。血出又不知退那一經邪。那一種挑筋的死後。定在阿羅地獄。如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病兒見面。寒熱虛實。茫然不知。輒曰死作活醫。藥之不效。死不任過一藥。偶中。活即居功。死症能生。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見兒燒熱。並不知燒從何感。熱從何生。亂推亂拿。致兒大啼大叫。汗出熱解。偶爾撞着。便自稱神。既自稱神。緣何有效。有不效。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不知症候。藥與病反。不曰自己用藥不當。且曰兒母有失護持。對子說出

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活症累藥不效。明醫一藥成功。不曰自己不知。且曰他有時運。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以丸散為欺人之具。其實不值一文。且曰此丸此散。真是無價。不論中病與否。解包投服。不愈則多。方以藥本為辭。丸散既屬無價。投服病胡不瘳。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動用牛黃竹瀝貝母。為除痰要藥。痰有寒熱。熱痰見此。真是滾湯泡雪。寒痰見此。竟是雪上加霜。不論寒熱。概投兒服。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必用柴胡。退燒熱。有表裡之殊。柴胡屬解表之味。脾虛腎虛。氣血兩虛。諸燒熱。亦用柴胡。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一恨用湯頭。有內減外加之說。加減原在湯頭內。看臟腑之有虛有實。酌藥之宜多宜寡。間或清病之來路。塞病之去路。外加一二味。此是變通妙手。如曰內可減外可加。則四君子湯加兩味。便成六君子。十全大補減兩味。便是八珍。對子說出理來。予便不恨。

夏禹鑄曰。余生平來。凡嫉我欺我。負我餌我。以及無故加我者。輒過而忘。獨於

幼科庸醫而恨之。但恨之有九何也。常見艱於嗣息者。於穹蒼。於祖宗。於名山。禱無不至。一旦舉子慶也。如何。及病付醫。輕者重之。生者死之。其飲恨也。又何如。余抱公憤人也。遂引人恨為己恨。然恨之正所以覺之也。覺之則睡。漢驚來。轉脚便步百尺竿頭。悟到醫家三昧。方見卓溪叟以九恨作醒人摩頭之一棒也。

十三不可學

一殘忍之人。必不惻怛。不可學。

一馳騫之人。必無靜氣。不可學。

一愚下之人。必無慧思。不可學。

一鹵莽之人。必無思索。不可學。

一猶豫之人。必無定見。不可學。

一固執之人。必不融通。不可學。

一輕浮之人。必多忽略。不可學。

一急遽之人。必期速效。不可學。

一怠緩之人。必多逡巡。不可學。

一宿怨之人。借此報復。不可學。

一自是之人。以非為是。不可學。

一怪吝之人。以此居奇。不可學。

一貪婪之人。以此網利。不可學。

予以此十三種人為不可學。非外之以為必不可學也。苟抱此病。先能自醫。

又何不可學之有。

十傳

一兒啼哭無聲。前輩俱作死症。以為肺絕故也。獨子先君於拿之無聲者。審出肺氣未絕。一藥即生。而子亦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必秘而不傳。

一驚風一傷寒一熱瘧。三種相似。前輩俱未能辨悟。醫誤死不知凡幾。獨子之先君辨出驚風的模樣。傷寒的光景。熱瘧的認法。透徹無遺。一經醫治。則無有不生。而子亦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見左手之三關六腑。大指之脾位。五指之上下。兩脚之左右。前輩無不誤傳。獨子先君悟出至理。闡盡各處差謬。闡出部位根源。推無不效。補無不應。瀉無不神。而子亦經驗過。歷歷不爽。毫釐千里。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臍風。前輩只知風入臍內。以致嘔口噤口。卒不知風入深淺。死生有異。子獨悟出逆剋至理。見外知內。治無不退。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慢症。前輩多作慢驚。亂推亂拿。亂搗亂火。以致汗愈亡陽。痛愈傷脾。獨子

體貼慢字。不作驚治。惟補脾虛。經驗過。歷歷不爽。生死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胃有實痰。藥解不散。惟有取法前人。取之多有壅塞喉內。不吐出。又不回
去。因不敢取。於偶見修養家作神仙大睡法。眼翻氣築時。於氣海穴。以手指
曲節抵之。一放即活。予因悟及。取痰不出。又不下者。以是法行之。果即下。然
復取便出。經驗過。歷歷不爽。此因詩悟禮。觸類旁通。萬病俱可因端起悟。何
可秘而不傳。

取喉內痰。指兒中。拊至尖。數下。推湧泉穴。道左。轉不揉。以指對抵。交車穴。以耳挖。爬舌上。即吐。

一兒有驚風痰熱。虛實表裡。前人俱用推拿。且曰。小兒肚腸脆嫩。不可服藥。獨
予先君云。急驚風痰。非推拿不效。臟腑虛寒。非藥味莫瘳。此予兩代因病用
推用藥。經驗過。歷歷不爽。好竿鼓琴。必不相宜。何可秘而不傳。

一兒有病。前人以四季之五行。按五臟之五行。以藥味之四性。合天時之四季。
其理固是。然不知棄輕從重之妙。如當夏宜用黃連等味。以瀉心。不宜用棗
仁等味。以補心。理也。設使心經虛極。或怔忡不眠。或汗出如雨。補耶瀉耶。當
夏宜用五味等味。以救肺。不宜用桑皮等味。以瀉肺。理也。設使肺經熱極。或

大便塞閉。或熱血妄流。瀉耶救耶。此等學問。予從不固執。惟相其緩急。權其標本。棄輕從重。不拘時令。只照病醫。却無不好。經驗過。歷歷不爽。深恐膠柱鼓瑟者。流不敢輕用藥味。何可秘而不傳。

一望兒顏色不錯。証之苗竅相符。藥之又與病合。若服一二三劑。病猶照常不除。又不加甚。切不可因人言藥不合症。半路更方。蓋在我望色既真。辨竅亦稔。效不見速。無非病深藥淺。藥力未到。譬之舟人駕舟。兩岸遼濶。一時難到。我既認定風色。亦只把定舵牙。活握蓬索。一任浪湧兼天。塵一塵自然到岸。如把持不定。在半江中。或辭蓬轉舵。則斷無不覆之舟。予兩代經驗過。歷歷不爽。似此成敗關頭。何可秘而不傳。

一見病患。舉世幼科。皆於兒第二指面筋紋。細摹細看。以形色論症候。以透關決生死。予兩代以醫術濟人。共約七十餘年。治活嬰兒不下百千萬數。皆以望面色。審苗竅為主。治無不神。間亦摹着筋紋。了無證驗。似此迷津道岸。何可秘而不傳。

夏禹鑄曰。摹看手指筋紋。乃醫家異教。蓋指面筋紋。生來已定。豈因咳嗽而變。

為反弓。驚積而化為魚刺。膈熱而結為流珠。肝氣粗而來蛇狀之理。即曰能變能化。亦不過反弓。知咳嗽。魚刺。知驚積。流珠。知熱膈。蛇來。知氣粗而已。外有何知。况二指一面。僅大小二腸所屬。非五臟諸經並見之地。即曰並見一指。長不過寸許。闊不過分餘。設也。膈熱而兼氣粗。氣粗而兼咳嗽。則流珠與反弓蛇來。並相廝混。請從何辨。又訣曰。初關乍入。宜支退。筋透三關。命必亡。常見筋透三關。竟無病者。亦有病時透三關。而必不亡者。此種道理。殊不知解。余兩代經過不驗。不忍隱而不言。見之者。幸勿執迷不悟。

禹鑄曰。治病不可關門殺賊。臟腑之病。必有賊邪。或自外至。或自內成。祛賊不尋去路。以致內伏。是謂閉門殺賊。如傷寒賊由外入。法宜表散。心火賊自內成。清利為先。譬之祿山。乃李唐外至之邪。三思武則天內成之賊。俱不開門逐出。幾移唐祚。賊之為害。豈淺鮮哉。是知降心火而不利小便。除肺熱而不引大腸。治風熱而不發表藥。夾食而不導消痢。初起而不通利。瘡始發而遽用截方。凡此皆閉門之弊。不第不能殺賊。而五臟六腑。無地不受其蹂躪。則閉門之害。可勝道哉。有心幼科者。又不可不知也。

禹鑄曰。治病不可開門揖盜。若臟腑有虛。外雖傷感。悞為表散分利。惹來別症。是謂開門揖盜。試以脾虛論之。脾虛惟恐補之不及。一用分利。則正氣日下。而脾愈虛。便來脾慢之症。譬之六國之病在弱。連橫合縱。乃季子補救之策。解約散縱。自開併吞之門。是亂臣亡國。與分利崩脾。無異理也。至於肺虛悞為發散。心虛利水。肝虛抑肝。諸類當從脾虛分利。而類推之可也。

禹鑄曰。湯頭中欲更換藥味。有宜有不宜。猶文字上更換字眼。有安不安。一般更換字眼。有慧思。鄙見之殊。更換藥味。亦有鄙見。慧思之別。如范希文作子陵祠堂記。有歌曰。先生之德。時李太白在座。以風字易德字。洵是慧思。李太白詩。人烟寒橘柚。而黃魯直以家園字易烟寒字。便是鄙見。至於醫家用四物湯以補血。內有熟地。若有心火而血熱。以生地易熟地。却是慧思。若心無火。血不熱。而亦以生地易熟地。便是鄙見。此等學問。只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業醫道者。當留意焉。

禹鑄曰。凡小兒病有百端。逃不去。五臟六腑。氣血症雖多怪。逃不去。虛實寒熱。風痰病縱難知。瞞不過。顏色苗竅。症即難辨。莫忽略青白紅黃。面上之顏色。

苗竅乃臟腑氣血發出來的。顏色之紅黃青白。乃寒熱虛實獻出來的。業醫者能於此處做工夫。便得吾家之秘訣。

面圖



推法用葱姜煎汁。浸染醫人大指。先從眉心向額上推至二十四數。次從眉心分推至太陽太陰九數。再自天庭至承漿各穴。指一下。以代針法。再於太陽太陰。或發汗。或止汗。再將兩耳下垂尖。捻而揉之。又將兩手捧頭面。搖之以順其氣。再看寒熱。向手推三關六腑。及運八卦。隨分推胸口。及揉臍。推委中畢。再揉并肩。至於別穴。看症再加揉法。

手正掌面形



推三關退六腑運八卦男女俱在左手。人以男右手為女之左手。獨不思右掌
 無八卦。若亦有八卦。剛震居西。兌居東。艮居乾。而坤居巽。豈後天八卦之定理
 而為女子之推拿。遂變其位置耶。况男女心肝腎脈。俱在左手。若女之右手為
 左。則心肝諸脈可在右手否。

手正掌面圖

兜眼翻上者將大指甲在小天心向掌心下拗即平

推法以兩手圍握兜手將兩大指在總筋中分推各往側邊



兜眼翻下者將大指甲在小天心向總筋上拗即平

夏禹鑄曰。大指面屬脾。畫家畫手掌。不把大指畫正面。乃畫家之正法。前人只得以脾土字寫在側邊。後人誤認。以詛傳詛。遂以大指之側邊為脾。余故將前掌圖大指移作正面。此因脾土畫圖之權宜。又因口訣有曰。脾土曲補直為推。見有曲字。便把兒指一曲。認着側面居正。故愈以側面為脾。那曉得曲補之說。曲者旋也。於指正面旋推為補。直推至指甲為瀉。此前人一字之詛。遂成流弊。莫殺今人推之不效。皆由穴之不真。前人傳之已悞。後人幸勿再悞。

手背正面圖



少商穴兩大拇指重揉甲處各燈火一焦尚治膈風將兒小指曲着重揉外勞宮祛臟腑之寒風

夏禹鑄曰五指尖稍俱屬下前
人作上悞矣譬諸草木根是本
稍為末末下也不辨可知前人
又每以左足為右足獨想不到
人家堂屋中朝上坐卻是西邊
為左邊如此明白顯易的道理
胡為乎還錯了若女則右足為
左足地道尚右也

男左手直骨背面三關屬氣分推上氣行陽動故為熱為補

男左手直骨正面為六腑屬血分退下則血行陰動故為寒為涼其兩邊側裏

屬陽氣陰血交界之地以此處作三關六腑推之氣血無所適從補瀉何可

合用

三關陽也何女以推上為寒為涼所謂陽極陰生是也女陰道故從陰生處推之

六腑陰也何女以退下為熱為補所謂陰極陽生是也故從女陽生處推之

訣曰腎水十指與後溪推上為清下補之小便閉赤清之妙腎虛便少補為宜

禹鑄曰四臟俱推上為補下為瀉何腎與四臟相反蓋四臟居一身之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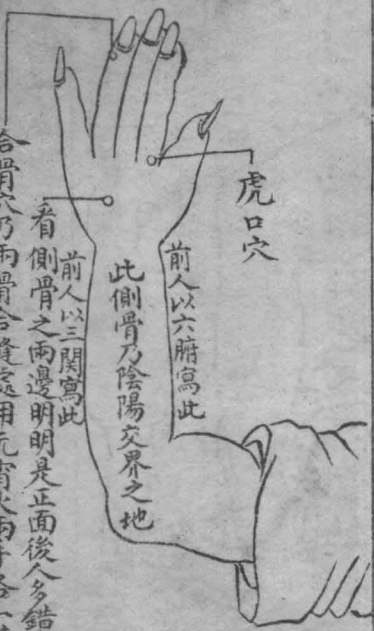
腎居下腎虛則推四臟之氣往下以滋腎故曰下補腎水混濁則小便閉赤

若再往下推則閉愈甚一往上提疏通水道而小便自清故曰推上為清此

上下清補有異若不發明上下之理恐人疑推腎之上下兩字有訛則遺害

不淺故識之

合骨虎口二穴圖



虎口穴

前人以六腑寫此

此側骨乃陰陽交界之地

前人以三關寫此

看側骨之兩邊明明是正面後人多錯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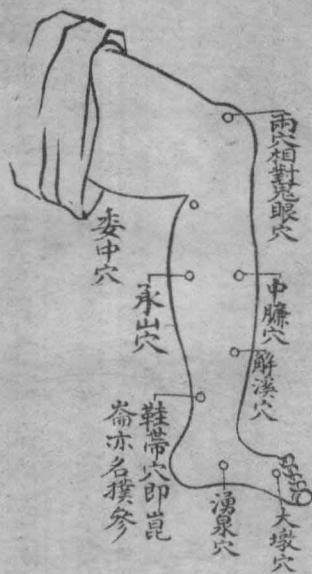
合骨穴乃兩骨合縫處用元宵火兩手各一

老龍穴於驚死時在精威二穴拿不醒再於此穴一搥知痛者生不知痛者死可向肺俞穴重揉以探之

夏禹鑄曰前因合骨穴故畫側手圖只能畫一面不能畫三面故以三關六腑寫在兩邊按圖雖在兩邊而推畫圖之情兩邊原是正面後人不體其情以側手圖之側邊遂執為兒手正面之側邊作三關六腑不大可怪哉古人畫圖繪穴想無不真

多因彼讀書明理。家為醫道不足。習之者皆俗子庸夫。不能揣情度理。一錯看過。以訛傳訛。相習不察。余力闢前謬。非故示異也。由幾番折肱。體認得來的。後之君子。當毋以妄誕目我。

足圖



湧泉穴。男左轉揉之吐即止。右轉揉之瀉即止。左轉不揉主吐。右轉不揉主瀉。女反是。

驚來若急。大墩穴拿之。或鞋帶穴對拿。如嬰兒溺死。在大墩穴按之。無脈。又在解溪穴。再按。又無脈。溺到十二分地位。不必醫。如兩處有脈。即用人參一二分。

服之自轉。不可多用。恐弱不能受。反而速死。醫者知之。

驚時若身往前撲。即將委中穴向上掐住。身便直。若身後仰。即將膝上鬼眼向下掐住。身即正。

身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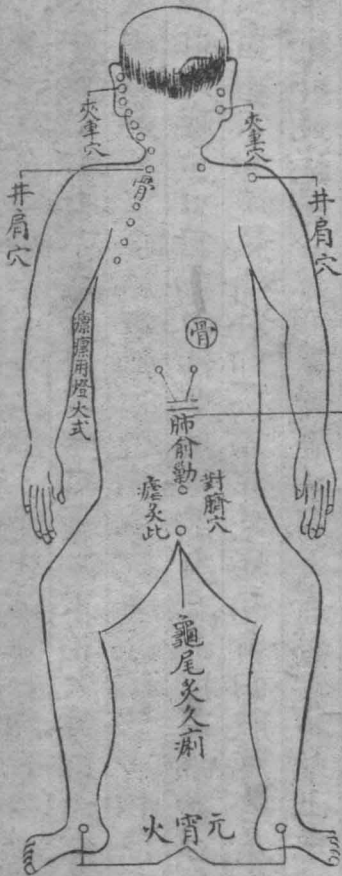
背面圖

臍風燈火顛門眉心人中承漿兩手大指少商臍心臍輪共十三照

定驚元宵燈火顛門眉心臍心臍輪合骨鞋帶各穴共十五照



此穴不在骨上驚癇火此起死回生



凡死症辨

前輩有死症訣。然於中治之。卻有不死者。醫家不可棄而不治。太沖即大敦。無脈是弱症。屬不足。直視搖頭是風症。屬有餘。二者相兼。卻無此理。倘有相兼不治症也。如止有一。斷非死症。魚口自動。忽作鴉聲。此脾有痰。而肝有風。若祛風化痰。似非死症。蛔虫盡出。不加燒熱補肝即安。亦非死症。面黃四肢腫。若黃有寶色。補脾行氣自消。卻非死症。至於鼻門黑燥。兼以肚大青筋。手抱頭上。兼以似油淋。顛門腫起。忽陷成坑。只犯一宗。猶非死症。若果並見。必死無疑。

卓溪家傳秘訣

前輩相傳不效者。刪之。兩代經驗過者。補之。亦有秘傳不明者。出已見以闡發之。

嬰兒十指冷如冰。便是驚風體不安。十指梢頭熱似火。定是夾食又傷寒。握之恐不

真再以兒手指貼吾面試之不突

以吾三指按兒額。感受風邪。三指熱。三指按兮三指冷。內傷飲食風邪感。以上風氣探病法

一年之氣二十四。開額天門亦此義。自古陰陽數有九。額上分推義無異。天庭

逐指至承漿。卓溪以指代針行血氣此乃開首推法

傷寒推法上三關。臟熱轉推六腑間。卓溪六腑推三關應一。三關推十腑推三

推多應少為調燮。血氣之中始不偏。

如只推不應恐發熱則動火過涼必有滯

啼哭聲從肺裏來。無聲肺絕寔哀哉。

卓溪

若因痰蔽聲難出。此在醫家用妙裁。

卓溪

病在膏肓不可攻。我知肺俞穴能通。不愁痰蒸無聲息。艾灸神通勝化工。

卓溪

百會由來在頂心。此中一穴管通身。撲前仰後歪斜癩。艾灸三丸抵萬金。

腹痛難禁還瀉血。亦將灸法此中尋。

張口搖頭并反折。連將艾灸兎眼穴。更把臍中壯一艾。卻是神仙最妙訣。

卓溪

井肩穴是大關津。搯此開通氣血行。各處推完將此搯。不愁氣血不周身。病在

脾家食不進。重揉艮宮妙似聖。再加大指面旋推。脾若初傷推即應。

旋字不
可忽畧

頭疼肚痛外勞宮。揉外勞宮即見功。疼痛醫家何處識。

卓溪

眉頭感感哭聲雄。

古人只曰肚疼頭痛
非此辨法何以知之

心經熱盛作痴迷。天河引水上洪池。掌中水底撈明月。六腑生涼那怕痴。

嬰兒臟腑有寒風。試問醫人何處攻。揉動外勞將指屈。此曰黃蜂入洞中。

揉掐五指爪節時。有風驚嚇必須知。若還人事難甦醒。精威二穴對拿之。

胆經有病口作苦。只將妙法推脾土。

卓溪

口苦醫人何處知。合口頻頻左右扭。

古人只曰口苦非此辨
法何以知其口苦耶

大腸側推到虎口止瀉止痢斷根由卓溪不從指面斜推入任教骨碎與皮穿

揉臍兼要揉龜尾側字不更用推揉到湧泉可忽畧

腎水小指與後溪推上為清下補之小便閉赤清之妙腎虛便少補為宜小指正面屬腎水

卓溪小兒初誕月中啼氣滯盤腸不用疑臍輪胸口宜燈火木香用下勿遲遲

身不燒熱啼聲雄壯

白睛青色有肝風鼻破生瘡肺熱攻卓溪祛風卻用祛風散指頭瀉肺效相同

鼻準微黃紫庶幾卓溪奇紅帶燥熱居脾大指面將脾土瀉灶土煎湯卻相宜

灶土即灶心焦土名伏龍肝

太陽發汗來如雨身弱兼揉太陰止太陰發汗女兒家太陽止汗單屬女

眼翻即掐小天心望上須將下掐平若是双眸低看地天心上掐即回睛

卓溪口眼相邊扯右邊肝風動極趁風牽若還口眼頻牽左定是脾家動火炎

腎水居脣之上下風來馬不作波瀾双眸原屬肝屬木枝動因風理必然右扯

將兒左耳墜左去捨回右耳邊將耳垂扯下

卓溪 三朝七日眼邊黃。便是肝風肝受傷。急將燈火十三點。此是醫仙第一方。
卓溪 效見推拿是病輕。重時莫道藥無靈。療驚定要元宵火。非火何能定得驚。
若用推拿須下午。推拿切莫在侵晨。任君能火還能藥。燒熱常多退五更。叮噓
寄語無他意。恐笑先生訣不真。

推拿代藥賦

前人忽畧推拿。卓溪今來一賦。寒熱溫平。藥之四性。推拿揉拍。性與藥同。用推
即是用藥。不明何可亂推。推上三關。代卻麻黃肉桂。退下六腑。替來滑石羚羊。
水底撈月。便是黃連犀角。天河引水。還同苓柏連翹。大指脾面旋推。味似人參
白朮。瀉之則為灶土石膏。大腸側推虎口。何殊訶子泡姜。反之則為大黃枳實。
湧泉右轉不揉。砵硝何異。一推一揉。右轉麥朮無差。食指瀉肺。功並桑皮桔梗。
旋推止咳。效爭五味冬花。精威拿緊。豈羨牛黃貝母。肺俞重揉。漫誇半夏南星。
黃蜂入洞。超出防風羌活。捧耳搖頭。遠過生地木香。五指節上輪揉。乃祛風之
蒼朮。足拿大敦鞋帶。實定掣之鈎藤。后溪推上。不減豬苓澤瀉。小指補腎。焉差
杜仲地黃。湧泉左揉。類夫砂仁藿葉。重揉手背。同乎白芍川芎。臍風燈火十三

恩符再造。定驚。元宵十五。不啻仙丹。病知表裏虛實。推合重症能生。不諳推拿。揉搗。亂用便添一死。代藥五十八言。自古無人道及。雖無格致之功。卻是透宗之賦。

卓溪夏禹鑄曰。萬物以土為母。而人生亦然。陳非宋問曰。物賴土生。有形可見。人身亦以土為母。何以知之。曰。脾屬土也。而鼻屬於脾。彼孕婦成胎。先從鼻始。故人稱始祖為鼻祖。以是知脾土為一身之母也。有脾土而後生肺金。肺金生腎水。腎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火生脾土。此五臟相生之序也。有生亦必有剋。不剋則太旺無制。故肝木剋脾土。脾土剋腎水。腎水剋心火。心火剋肺金。肺金剋肝木。此五臟相剋之序也。業醫者不明五臟相剋之定理。則治病兼補兼瀉之法。從何而施。如脾家虛極。法雖用補。補之不足。必兼補心。苟不明相生之理。焉知補心以補脾。如脾家熱極。法雖瀉脾。然瀉之不克。必兼瀉肺。不明相生之理。又焉知瀉肺以瀉脾。生我者謂之母。剋我者謂之賊。即如肝家虛極。則肺邪乘肝。補肝必兼祛賊。賊去而肝自安。不明相剋之理。又焉知瀉肺以補肝。舉此兩臟。餘臟皆可類推。

一望形色。審苗竅。知表裏之寒熱虛實。

禹鑄曰。望聞問切。因醫家之不可少一者也。在大方脈則然而小兒科則惟以望為主。問繼之。聞則次。而切則無矣。經云。切而知之之謂巧。夫小兒六脈未全。切無可切。而巧亦無所用其巧。問而知之之謂工。小兒於未言時。問之無可問。即於能言者問之。多不以真對。是問之不必問。而工亦無所用其工。聞而知之之謂聖。小兒初病之時。聲音或不失其常。至病久而氣喪。氣喪而聲失。聞之無可聞。而聖又何所見其聖。况書有曰。哭聲不响。赴陰君。而亦有不赴陰君者。何無非泥其聲。而不得其肺之絕與不絕故也。吾故曰。以望為主。曰五臟之體隱。而理微。望從何處。曰體固隱矣。然發見於苗竅顏色之間者。用無不周。理無不微矣。乃昭著於四大五官之外者。無一不顯。中庸所謂費而隱顯之微者。不可引之相發明哉。故小兒病於內。必形於外。外者內之著也。望形審竅。自知其病。按病推拿。藥石見效之速。未有如响之應聲者。內有臟曰心。曰脾。曰肺。曰腎。曰肝。五臟不可望。惟望五臟之苗與竅。舌乃心之苗。紅紫心熱也。腫黑心火極也。淡白虛也。鼻準與牙床。乃脾之竅。鼻紅燥脾熱。

也慘黃脾敗也牙床紅燠熱也破爛脾胃火也脣乃脾胃之竅紅紫熱也淡
白虛也如黑漆者脾胃將絕也口右扯肝風也左扯脾之痰也鼻孔肺之竅
乾燥熱也流清涕寒也耳與齒乃腎之竅耳鳴氣不和也齒如黃豆腎氣絕
也目乃肝之竅勇視而睛轉風也直視而不轉睛者肝氣將絕也以目分言
之又屬五臟之竅黑珠屬于肝純是黃色凶症也白珠屬肺色青肝氣侮肺
也淡黃色脾有積滯也老黃色乃肺受濕熱疸症也瞳仁屬腎無光彩又兼
髮黃腎氣虛也大角屬大腸破爛肺有風也小角屬小腸破爛心有熱也上
皮屬脾腫脾傷也下皮屬胃青色胃有寒也上下皮睡合不緊露一線縫者
脾胃虛極也面有五位五臟各有所屬額屬心離火也左腮屬肝震木也右
腮屬肺兌金也唇之上下屬腎坎水也五臟裏也六腑表也小腸心之表小
便短黃澁痛心熱也清長而利虛也胃乃脾之表唇紅而吐胃熱也唇慘白
而吐胃虛也唇色平常而吐作傷胃論大腸肺之表閉結肺有火也肺無熱
而便閉必血枯不可通下脫肛肺虛也胆乃肝之表口苦肝旺也聞聲者嚇
肝虛也膀胱腎之表居臍下氣海之右有名無形筋腫筋痛腎水之寒氣入

膀胱也。面有五色。一曰紅。紅病在心。面紅者熱。一曰青。青病在肝。面青者痛。一曰黃。黃病在脾。面黃者脾傷。一曰白。白病在肺。面白者寒。一曰黑。黑病在腎。面黑而無潤澤。腎氣敗也。望其色若異於平日。而苗竅之色與面色相符。臟腑虛實。無有不驗者矣。

五臟各有所司

心乃一身之主。通身皆心司之。心主血。心司神。如驚悸不安。屬心虛。泪者心熱也。汗

身瘦不動而汗者。心虛也。望陽物也。腫者心熱也。以上有病。俱從心治。

脾氣弱者。脾虛氣虛盜汗。肌肉消瘦者。痰實痰動者。脾溼也。思慮過則

傷脾。以上有病。俱從脾治。

肺弱者。肺虛也有聲不出者。痰蔽也。聲微者。肺氣不斂也。無聲者。肺絕也。熱出在毛。不潤者。肺虛。腠

理肉外皮內不密。則汗出。以上有病。俱從肺治。

肝血弱者。血又分司汗。筋抽掣者。以上有病。俱從肝治。

腎虛者。齒早以上有病。俱從腎治。

脾肺內有傷。皆從外入。如父母舐犢過愛。則飲食傷脾。護持疏失。則六淫傷

肺。至於心腎。無有傷處。到成人後。生情慾。多房事。傷腎。守錢虜。貪財。殺傷心。動違常。時怒惱。傷肝。乃如之症。遠近儘多。卓溪雖有良方。惜乎鞭長莫及。

釋六淫

風寒暑溼燥火

一辨臍風

夏禹鑄曰。三朝之內。便是臍風。如七日之外。定然不是。前人口曰。風由臍入腹。以致撮口。噤口。並不曾說出一種理來。余思嬰兒出世。剪落臍帶。帶口有水。風因乘水。由臍入腹。然腹與唇舌。相去太遠。而唇撮舌強。何故把賊邪逆犯之理。一悟乃知。風入於腹。始附於肝。肝木也。風則附木而鳴。目肝之竅。兩眼角。故有黃色。風入於肝。必逆犯乎脾。脾。脾之屬。故準頭又有黃色。入於脾。必逆犯乎腎。兩唇腎屬。故色黃。口撮入於腎。必逆犯乎心。舌乃心之苗。故舌必強直。到此風火交盛。亡之必矣。予悟臍風。顛末至此。自問亦不自知。語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殆此之謂歟。臍風初發。吸乳必較前稍鬆。兩眼角。挨眉心處。忽有黃色。宜急治之。治之最易。黃色到鼻。治之仍易。到人中。承漿。治之稍難。口不撮而微有吹噓。猶可治也。至唇口收束鎖緊。舌頭強直。不必治。

矣。一見眼角鼻。及人中有黃色而唇不撮緊者。曲小兒指揉外勞。即用燈火於顛門眉心中承漿兩手大指少商各穴一燂。臍輪六燂。未落帶於帶口火燃既落於落處一燂。共十三燂。風便止而黃即退矣。此火攻之法。何異呂祖壺中藥。盧公再生方哉。愿普天下為兒父母的。依予着治。即十百千萬億中。斷無一孩之死於臍風者。

余嘗見大方脈書垂效案。無一姓氏似屬虛誕。卓溪叟附錄必書姓氏。斷不敢謬。如有借名。是書一出。將何以對效案中諸君子。兩代效集充筭。不能載。聊取疑難之症約畧附之。各症之末。非於己也。所以資事斯道者。以相較驗云。長山庠友儲二。有一日抵舍下。偶道及從前舉子。俱不育於臍風。予為約曰。後再璋三朝內。招予過望。此患可除。後果如約。將兒抱出。兩眼畔黃色。方與用燈火十三燂。即退。此望臍風不爽之一驗也。

余邑中嶧桐居士劉伯宗先生。乃郎佶三婦。初舉媛。臍風延至七日。口不吹噓。亦不撮緊。兩眼角黃色。深集溶溶。鼻準并溝畔。黃色淡淡。身上微燒。見之甚訝。從未有臍風能延至七日者。以眼角鼻上黃色濃淡揣之。知其脾土稟

性甚狂風難遷入以故爾爾余重揉外勞用燈火十三燂攻拔肝風於鼻上并左右溝裏加火三燂以截去路用防風一錢煎服立愈此臍風異症之一驗也

一辨胎寒

胎寒下地後或半日或一日內通面皆青如綻染口不吮乳先有啼聲後復不啼而昏迷不醒者是也觀兒兩眼鼻準無黃色口又不吹噓定是胎寒先於精靈威靈二穴對拿緊并將崑崙穴拿緊其聲稍出即用十五元宵火斷之或聲不出亦用此火則聲必出乳必吸青色必漸退矣然此症須防作吐胎寒者臟腑皆寒先納乳胃寒不能納故必吐治用人參一分桔梗一錢白朮三分藿香五分服之自愈亦有發之遲者胎有寒而外無感冒則遲至二三日之間胎有寒而下地復感其寒故即發於一日半日之內面必青色唇白瀉白或昏臥或腹痛或口不吮乳四肢必冷曲手握拳啼不已皆胎寒也治之切勿認為臍風當以辨臍風之法辨之治宜用理中湯五加附子遲久或變為盤腸內吊治宜用勾藤膏六此症由娘母好食生冷坐臥貪涼所致

一辨胎熱

胎熱者。通面大紅。紅雖赤子本色。恐人不能辨。蓋本色紅而淡淡。而正熱色深紅而燥。燥而色雜。如滿口熱氣奔騰。或面腫而紅紫。口氣蒸手。或大便閉結。小便短赤。目內紅赤。亦皆胎熱也。如牙齦腫硬。不能吸乳。用銀簪於牙上下合骨刺破出血。而乳自能吸。隨用連翹一錢。伏龍肝二錢。車前子一錢煎服。或用大連翹飲四。此症由娠母喜睡火炕。好食煎炒所致。

一胎毒發丹

此症由娠母常浴熱湯。或久臥火坑。或過食煎炒辛辣。其候丹發頭面。四肢赤色。遊走不定。先用天保采薇湯一表散。次用大連翹飲。或傷乳發丹。大便閉結。宜用四順清涼飲二十八通之自愈。

一辨胎驚胎風

驚與風名異而症同。如面青搐搦。口噤身熱。背强者是也。若目直竄視。最為難治。宜先拿精威二穴。并崑崙穴。少頃即曲兒小指。重揉外勞宮。隨用元宵火定之。即服猪苓乳膏六十七。此症由娠母性強撒潑。顛撲損傷。心血應之於胎外。

復感挾風邪相觸而發。

一辨胎黃

胎黃由娠母感受溼熱傳於胞胎。故兒生下。面目通身皆如黃金色。壯熱便閉。溺赤者是也。治用地黃茵陳湯。七

余同學庠友方孟居舉子。剛出世少頃。通面青如靛染。昧爽呼門。振袂往視。知為胎寒之極。拿精威二穴無聲。曲小指揉外勞。隨用元宵火加肺俞二焦。少商各一焦。即乳。余知必吐。預用藿香煎之。果吐與服之。早食候。天庭青退。至庭午通面皆紅矣。此執色驗症之一徵也。

方姓有子通其人者。生子七日內不吮乳。適予在郡。請別醫。悞作臍風。予歸。要路留治。見唇燥極。面色紅。中帶燒焰。熱亦甚。揣不吮乳之故。必是牙關腫。硬用針於合骨處各一針。血出放手。即乳。用連翹一錢。灶心土二錢。木通五分。即愈。此望色審竅之一驗也。

余男之靈同年泮友胡增奇。生男四日內。地距四十里許。不便遠看。來與余說。面上黃色。身有微燒。子揣臍風。黃色必不通面。因問眼內如何。渠云。亦有

黃色勢樣。予曰定是胎黃。以地黃茵陳湯方授之即愈。此問色知症之一驗也。

一辨蒸變

小兒生下三十二日一變。六十四日一蒸。變者變生五臟。蒸者蒸養六腑。長血氣而生精神。益智慧也。積五百七十六日。乃除蒸變。必生熱。其狀似驚。耳尻俱冷。口內上唇有白泡。如魚目粟米大者是也。蒸變之候。口唇舌色俱照尋常。無異。燒熱雖有重輕。精神卻不喪失。口氣必不暴戾。輕則三四日解。重則五六日除。不可妄投藥餌。聽其自愈。

一辨脾之實熱虛熱

脾實熱。鼻必紅燥而裂。牙之裏傍必掀腫而紅紫。大便色必深黃。或身熱不食。或精神疲倦。或熱吐熱瀉。治用伏龍肝五錢。熟石膏一錢。服之自愈。脾虛本無熱。所以熱者。虛使然耳。初由脾虛而復傷飲食。其後身微熱。鼻微紅而微汗。口雖渴而唇必慘白。口氣必微弱。以手按之而不蒸手。或食而不化。或見食而不喜食。或瀉或吐。此皆虛熱之症也。治以補脾為主。用六君子湯。九加藿香。有脾虛腹腫。因傷食而起。以指彈之如鼓聲。以手捺之如棉軟。切不可用通藥。宜用

六君子湯加厚朴。或脚腫加大腹皮。如腹腫彈之不响。捺之鉄硬。上有青筋。作肚大青筋論。四肢俱腫脹論。如脾虛腹脹一用通藥十有十。死連用六君子湯十劑自消。

一辨脾濕

溼由脾弱。不能制水。水反侮土。其候面闇而不澤。唇晦而不紅。或疲易動而不化。或食稍傷而即瀉。瀉下澄清如水。或身上發熱。此脾溼症也。治用蒼朮白朮陳皮白茯苓半夏甘草。如脾土傷食而生痰者。治用消導二陳湯。加炮姜。十九

一辨肺熱肺寒肺虛

肺熱右腮紅。至申酉時。其紅更盛。或大便閉結。或身熱。或喘急而咳嗽。或嗽不出。而面壅赤無痰。或口瀉氣芬。或鼻門乾燥。且燥破生瘡。皆肺熱也。治宜用瀉白散。三十九肺虛面色慘白。外無感冒。治宜用五味子白朮白茯苓陳皮款冬花。若肺寒宜用參蘇飲。三十六其肺寒極似熱。治法在後傷寒類。

一辨心實熱虛熱

心熱額色紅燥。或舌紅紫。或舌紅而腫。或小便赤。赤而澁。澁而痛。或燒熱。皆心熱也。推法運掌從坎入艮。退下六腑。水底撈明月。引水上天河。治用犀角解毒

湯(二)虛熱症。面白唇舌慘淡。小便清利。口亦作渴。治用人參白朮神遠志白朮甘草。服三四劑自愈。

一辨心熱極似寒

額不紅。舌不紅腫。小便不赤澀。乃熱蘊於心。不形于竅。不傳于色。口氣如焚。睡中齒如錯鋸。口必狂言啼哭淚多。此熱極似寒也。推法同心熱藥。用犀角磨水飲之。或大連翹飲(四)

一辨心熱昏迷似驚

其候燒熱平常。似有驚而不抽。昏迷無知。治用半夏陳皮桔梗各二錢。煎服。後用甘草三錢。連翹木通各一錢。服之自愈。

九思軒措大方遠萃。舉子甫兩月。症屬脾溼。動痰傳入肺竅。乃壺呼挑筋。婦挑之。症加甚。且曰挑遲了。不可愈。余往視之。拿却無聲。審音。知痰入肺竅。先用推拿。兼使燈火。隨用半夏二錢。桔梗只壳白朮各一錢。服之稍愈。遠萃聞予言。半夏合症重用之。微動燥氣。予即用赤芍等味解之。全愈。此脾溼動痰挑筋無濟。用藥輒效之一驗也。

余長女甫四歲。身上微熱。口說詭話。且無所不說。面色紫黃。唇色略紅。舌尖獨燥。口氣如火。精神不弱。口不作渴。據面色却是中暑。但病值三月。暑非其時。以舌尖口氣并精神揣之。定是熱極似寒。用犀角磨水一杯服之。少頃。一吐即愈。此熱極似寒。審竅探情之一驗也。

辨燒熱

夏禹鑄曰。燒熱之因不一。不可概作風寒。今照症發明。人當探本。

肺部燒熱有五

一感冒面色寒滯。兩頰或似水紅。桃花鼻流清涕。惡風痰壅。治宜用芎蘇飲以表之。六十

一受暑面色慘淡。唇口舌皆淡白色。四肢困倦。神氣萎靡。自汗煩渴。或說詭話。治宜用清暑益氣湯。六八

一本臟發熱。鄰家有流行麻豆者。不可誤治。

一本臟有虛。面色白。口氣微。唇舌淡色。或發噤熱。必輕微。治宜用五味子麥冬。

冬花白朮白茯苓皮等味。服之自愈。

一本臟有熱而發燒熱者面色紅燥。口中作渴。鼻門乾燥。或大便秘結。治宜用瀉白散三九

心經燒熱有二

面紅狂燥。唇舌色紅紫。口氣莽莽。小便赤。治用黃連生地木通甘草竹葉口舌白

微小便清驚悸燒熱微微此虛熱也治用茯神遠志甘草

脾家燒熱有三

一實熱。舌唇牙床皆紅燥。或破裂。或碎爛。或大便閉結。或瀉黃。或口渴氣莽。治用石膏一錢。灶心土三錢。黃芩甘草。

一虛寒。脾本無寒。虛則生寒。面色慘淡。唇口淡白微渴。口氣微微帶溫。冷燒熱勢微。治用六君子湯九氣虛即脾虛治法同

一溼痰燒熱。脾本有痰。因溼而動。或兼食傷。面色暗晦。唇有晦色。喉內痰响。勢滑。治宜六君子湯加藿香九

肝經燒熱有一

一肝經燒熱。面色青目勇視。或驚或轉筋。或兩手尋衣。捻物。或多怒。治用瀉肝

湯六二或天保采薇湯一

時毒燒熱有一

一時毒燒熱或腫頸或腫腮或身有毒腫或頭搭瘡藥瘡愈毒氣歸內氣喘治用天保采薇湯一托解瘡復出仍用天保采薇湯一二劑自愈

血燒熱有一

一血燒熱面無血氣下午至夜燒熱加重唇口淡白大便常滯而不出出則溏瀉治用四物湯四十

予會試赴都門有粵東臬司張玉川令媛年十三歲身極瘦弱每食只能一茶盅許終日微微燒熱下午加甚都中醫俱作童癆治不效延予一望即知其為血虛血虛必腸胃無滋以致窄狹故不能多食用四物湯加厚朴橘紅服十劑兼用熟大麥米為飯食半月愈此望色審竅而知血虛燒熱之一驗也

一闢諸驚之名之謬

治之當從本病辨風寒暑溼虛實痰熱

夏禹鑄曰小兒發驚而村婦庸夫多以鉄針於兒手挑筋破肉噫異矣此喪心之村婦覓食之庸醫不知驚之為驚而誤為筋骨之筋也蓋驚者驚嚇也由

兒先有內傷。復來外感。肺竅痰迷。心無所主。一著驚而即發也。若不密痰以療驚。祛風以止掣。只把手筋挑斷。以免筋抽。不猶之止兒之啼。而惟塞其口耶。况驚屬心。筋屬肝。若挑筋以治驚。便與明紀上。有去女墻牙疼灸岳母脚後跟。又有何異。推前人所稱蛇絲馬蹄鯽魚烏鴉等驚名之意。無非為後之癡人立其名色。告以病表。使易識耳。因兒舌吐出如蛇舌。遂以蛇絲驚名。兒手足攢踖如馬蹄。遂以馬蹄驚名。兒口動如魚吮水。遂以鯽魚驚名。兒身黑如烏鴉。遂以烏鴉驚名。如執此以治驚。則當雄黃以治蛇絲。絆馬繩以治馬蹄。香餌以治鯽魚。穿揚箭以治烏鴉。方為中病之藥。然筋亦有時而抽者。何。蓋筋屬於肝。血行於筋。氣以行血。肝有賊邪。則氣血與賊邪交戰而不行。以致筋受風邪。而抽掣耳。故化痰以療驚。祛風為止掣。乃莫破之理。予妙法備傳。較之玉宮紫府之仙方。枯木逢春之造化。不相軒輊。凡我同人。萬不可以蛇絲諸說名。執為正論。垂之以殺有冤莫愆之嬰兒也。

一闡明發驚之由兼詳治驚之法

夏禹鑄曰。驚生於心。痰生於脾。風生於肝。熱生於肺。此一定之理也。熱盛生風。

風盛生痰。痰盛生驚。此賊邪逆尅。必至之勢。癆驚必先豁痰。豁痰必先祛風。祛風必先解熱。而解熱又以何者為先乎。肺主皮毛。皮毛為賊邪入內之門戶。彼風寒暑溼燥火六邪之來。皮毛受之。即入犯乎肺。肺本出熱地也。燥火暑邪一入。則熱與熱依。而熱盛。風火溼邪一入。肺竅為之閉塞。則熱無所洩。而熱亦盛。若解熱必先祛邪。前書上只云解熱。並未說到祛邪。今以祛邪之法詳之。一用拿。一用推。一用燈火。一用灸。一用藥。

驚癇死症辨

先君初明有曰。如兒體不近肥。痰不甚盛。不省人事。張目視人者。在精威二穴。對拿緊了。不知痛。竟無掙聲。模樣惟咬齒搖頭。此肺經已絕。肺金也。如鐘磬之類。空則聲亮。碎則聲無。治之無益。夏禹鑄曰。驚之為症。屬有餘。語云。甯醫有餘。不依不足。既曰有餘。胡亦有死。我知之矣。此乃肺氣先弱。肺主皮毛。淫邪一犯。肺寔受之。是以弱又加弱也。由肺犯肝。由肝犯脾。理應犯腎。奈腎只虛位。却無寔地。亦且水鄉。風則可動。而熱與燥火俱不得入。其勢又難中阻。只得又順傳入肺。嗟嗟。肺氣幾何。而能堪此重困耶。到此地位。須得聚窟

中返魂樹。西域更生香。庶乎可活。

驚癇活症辨

初明曰。如驚癇痰築甚盛。昏昏不省人事。手不抽掣。時把精威二穴對拿緊。不咬齒。不搖頭。不直視人。亦無掙聲的模樣。將兒面向我。以我兩手騎兒肩。大指握前。以第二兩指。並狠狠揉肺俞兩穴。聲雖不出。一掙一掙。恰似那螺贏在窠中。喚化螟蛉。不是開口叫類我類我。有聲有音的樣子。卻乃是箇緊閉着口。掙不出。疊疊如貫珠。有聲無音的樣子。此乃肺被痰築。如鐘磬中以物塞之。即重扣亦不響。定是活症。急灸肺俞穴各三壯。只用天保采薇湯。一不必用推拿。若發驚。拿醒便知人事。即用後推法。并燈火及藥。

推法開天門二十四下。

從眉心推上髮際

分陰陽九下。

用兩手指從眉心分推至太陽太陰。此不論寒熱虛實皆用。

如感寒在太陽上重揉發汗。體弱感寒亦揉太陽發汗。並揉太陰。以留汗。使發汗在皮裏膜外之間。庶免汗失亡陽。更加虛弱之弊。

女則揉太陽發汗。揉太陽止汗。隨向天庭

眉心山根準頭人中承漿各掐一下。以代針法。男在左手三關推上三十。退六腑五六下以應之。又將我兩手握兒在手掌向上。於總筋穴分推六七下。又在

左手掌上運八卦。從艮宮推往坎宮二三十迴。曲兒左手小指重揉外勞宮。名曰黃蜂入洞。三十下。即於五指節逐一掐揉兩次。在左脚委中穴。往下捋三十下。以上男女各推左手左脚。即用元宵火定之。隨用天保采薇湯。邪即解。驚即退。而燒熱即除矣。此祛邪之法也。如症重燒極。再加一劑。從未有不效者。燒熱退定。在五更以上。法不論肺寒肺熱。肝旺肝熱。脾溼並用。

辨驚有痰盛風盛熱盛

初明曰。痰盛發驚。一驚死。不省人事。抽掣輕而燒熱盛。此脾痰入肺。亦用天保采薇湯。內半夏倍加三四錢。前胡倍加二錢。蒼朮加一錢。夏月加香茹。

初明曰。風盛發驚。雖驚死而精感二穴。一拿即甦。若手足抽掣不已。一日一夜。竟發數十次。此肝風入筋。亦用天保采薇湯。內羌活柴胡各倍加一錢。半夏倍加三錢。如在夏月。外加香茹一錢五分。

初明曰。熱盛發驚。其狀無異風痰。只口多作渴。此外邪入肺。亦用天保采薇湯。內乾葛桔梗倍加二錢。除以上三症。外有心經發驚之症。舌必吐出。其色紅燥。此本臟有熱而發。推法開天門。分陰陽。男左手退下六腑。女推上三關。男

女俱在左掌心。運八卦。推坎入艮。掌中水底撈月。引水上天河。再用連翹二錢。黃連五分。木通防風各一錢。用水煎服。如在夏月加香茹。

初明曰。驚症。或驚死一二日。或三四五六七日不甦。即甦亦不省人事。或抽掣。或不抽掣。宜急於肺俞穴。用艾灸三炷。若一拿即甦。不必再灸。只須元宵火。天保采薇湯。連服三四劑。重加半夏四五錢。從未有不活者。如在夏月。外加香茹一錢五分。

初明曰。間亦有肺無痰。塞拿之無聲者。不搖頭張目。亦是活症。此由病久。亂醫亂推。亂拿。無所不至。哭喪肺氣。以致無聲。如此便知失聲之由。切不可再推再拿。用火用灸。惟用天保采薇湯等分服之一劑便愈。如在夏月。外加香茹錢三

初明曰。又間有發驚昏昏沈沈。條條直直而睡者。雖不省人事。亦能自己翻身。手足曲直自如。竟至十日內外不醒。卻又不死。此症卻與柔瘥相似。不必推惟用拿。拿精威大敦中賺并肩諸穴。并揉五指節。及肺俞穴。以上諸穴。各用燈火一炷。用密陀僧一字。係二厘半。研細醋製。用半杯水酒灌下。再服天保采薇湯。倍加桔梗半夏即甦。如在夏月。外加香茹二錢。

夏禹鑄曰。以上驚症。先君只說形狀。不言色竅。蓋因驚死之際。面目唇舌。俱非本色。如云望色。必清濁難分。求其治法。必亂絲無緒。北適南轅。在所不免。只得把形狀辨別。方無有悞。

辨熱瘧似驚風傷寒

夏禹鑄曰。熱瘧之燒熱。與傷寒無異。最難辨別。看時若無真傳慧眼。以熱瘧作傷寒。驚風治者。十有其十。即問之。普天下醫家能辨此者。吾知其必無半個也。予考先君效案中。醫愈不下數十人。看法載之甚悉。治法亦覺平常。然治之必效。古所謂藥用當而通神者。此也。余遵先君辨法。一看便知。自信不啻雙鏡照胆。一藥便愈。無不駭曰。奇症奇醫。然而無奇也。人惟辨之不真。以故藥之不效。今發辨瘧之秘。傳我同人。俾嬰兒不苦於熱瘧。庶可告無罪於虛傷寒。燒熱。每日到晚。不減一分。不增一分。始終毫不間斷。只是平平而燒。不抽不驚。此乃傷寒之燒熱也。驚風燒熱。似乎傷寒。而多一抽掣。蓋由筋屬於肝。肝風動。故抽筋。肝風入脾。脾動疲。故驚。此乃驚風燒熱之辨也。

熱瘧燒熱。雖同。而寔症有別。或食滾茶滾水。或大哭大叫。頭面上必有汗。一有

汗。燒熱即退二三分。少頃又照原便是熱瘧。此一辨也。

自早至晚必有一時更甚。或眼泛去。或手足掣。一掣出汗。燒熱即退。獨腹上不
退。少頃又燒。每日皆然。定是熱瘧。此一辨也。

喉內必有痰。一哭便嘔。嘔即痰出。定是熱瘧。若驚風之痰。盤踞乎肺。必不到胃。
何得吐出。此一辨也。

醫家具有靈心慧眼者。不須辨此。只須一眼一望而知。面色非黃似黃。非白似
白。精采似倦不倦。面皮慘慘而無潤澤。毛孔爽爽而不直樹。兩眼照人。卻像
個無病的光景。熱瘧昭然。此症多發於五六月七八九月之間。用清脾飲四七
無有不效。發一二日者。定要服五六劑。發至五六日者。只須三四劑。亦有悞
作驚風傷寒治者。或至十日二十日。甚至一月不愈。只須一二劑。切不可
一劑不愈。遂作別症更方。而悞殺人性命也。不知者。難怪指鹿為馬。在予父
子兩代。治之屢屢。不啻黑白分明。今把金針遠度。何難巧繡鴛鴦。

又有熱瘧。一日一發。發有定期。其候不冷。一來則發熱。或自下午起。至半夜汗
出便解。手心肚腹熱不盡解。或不自下午發。不可拘。亦用清脾飲四七以上

熱瘧。如小兒瘦怯者。熱退或弱。病去。必要用六君子湯九以補脾。

後例雜症。余出書傳。惟於疑惑處辨之。經驗者著之。不效者刪之。於書所未傳。見症想出治法。不過十之四五。獨驚類以及熱瘧。臍風辨法。前所未傳。推拿傳法亦悟。余父子兩代。於七十餘年。因症生悟。由悟入神。一見便知。一藥便愈。倘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非耶。今出蘭亭真本。慎勿視為楓落吳江。

凡症用藥。不過一二三味。甚至八九味為度。獨驚癇症。用十九味何也。只因為羣邪逞勢。各臟為殃。深入內地。無不受害。上而顛頂。下而厥陰。手足腹心。則到處波及。是以攻堅削亂之兵。不可缺一。故王剪伐荊。預知非六十萬眾不克。正此之謂。凡我幼科。慎不可以天保采薇湯。作八寸三分帽。盡人可戴也。

癇症

癇雖有七種。歷治惟從陰陽二癇治之為驗。一癇即死。咬牙抽掣。痰壅喉內。不省人事。在日發者為陽癇。面色光澤。病在六腑肌表。如拿不甦。必治肺俞各穴三壯。即用天保采薇湯等分各一錢。連服二三劑自愈。

一癇初發。身無燒熱。手足青冷。口噤驚啼。吐舌搖頭。是為陰癇。面色暗晦。或從

夜發病在五臟骨髓此最難治宜用固真湯十加南星

一陽瘧兼癩

夏禹鑄曰其症先有燒熱一癩而死拿之即甦汗出稍定汗止又發此乃陽瘧兼陽癩也瘧是本病癩是標症急則治標先用天保采薇湯表散倍加半夏三錢連服二三劑再服清脾飲四七一二劑標本俱清即愈

辨瘧症

瘧病皆因風溼而成溼乃本而風則標若面目赤色無汗惡寒牙關緊急一身強硬痰涎壅盛小便赤澀一發終日不甦先有謔語名曰剛瘧乃風性剛急症屬於風是也治宜小續命湯五九去附子若四肢厥冷有汗不惡寒大便滑瀉不渴不語名曰柔瘧是濕性溫和症屬於濕也亦用小續命湯五九去附子二症如痰壅氣盛加南星半夏白茯苓以清痰枳殼陳皮紫蘇以順氣內熱便秘用承氣湯二五以下之柔瘧用附子理中湯五以溫之六君子湯九以補之如纏綿不已則難治也如病久而復手足抽掣如角弓反張此乃血枯不能養筋治用四物湯四十加附子防風羌活切不可作驚癩治恐誤則殞命矣

余外孫與內姪孫兼患熱瘧。見之甚真。老妻見服清脾飲二劑不愈。曰：世上有此瘧疾。敢是老眼昏花錯認了。予曰：能捱至四劑自愈。果驗。內姪孫亦以清脾飲方授。持歸不服。作別症醫。病益甚。又來強予往視。予怒極。老妻慰之行。一到。檢清脾飲二劑。命服之。予老友桓綏訝曰：有此奇症。就有此奇醫。俱隨命服六君子湯三劑。以防去路。此熱瘧認症既真。不聽阻撓之一驗也。烏沙夾邑庠程灼公子九歲時。得病。請予往治。羣醫在座。抱兒出。兩手挑破筋肉。膿血淋漓。慘不忍見。每日夜抽掣數十餘回。壯熱不退。予戲問曰：如此一症。諸位填門。治胡不愈。願聞各用之藥。有以竹瀝墜痰言者。有以牛黃驚鎮丸言者。有以天麻勾藤定驚言者。有歸咎於排筋用火之為害者。予不禁掩口胡盧。此症君輩所不知也。交曰：請以病示。曰：此陽瘧兼陽癩也。如此治法。症有萬千。吾不知從何處說起。一人問曰：先生認法。得自何書。予曰：唐許胤宗有曰：醫者意也。思精則得之。自我作主。何書之有。眾皆默然。用天保采薇湯各一錢五分。半夏倍之。共三兩許。一服抽定。燒熱減半。隨用清脾飲一劑全愈。與諸醫解座。此挑筋無濟。望色通神之一驗也。

鄰邑石埭沈蒼錫年五十餘。僅妾出一子。方二歲患病。請救於予。即拿精威二穴。了不出聲。通身燒熱。面白雖慘。寶色內存。皮不輕浮。光溜。據面色不應無聲。據無聲卻犯死症。因問前可醫過否。沈曰。初起時蒙鄰媪挑筋兩次。又別請推拿數次。昨有人將桃柳柔枝。遍身推括。晚便無聲矣。予揣病久。肺氣已虛。屢致慘哭。氣傷元氣。以致無聲。惟照色用劑。以天保采薇湯。外加冬花一錢。薄暮煎服。夜半退熱。此熱瘧兼癩。望色審聲之一驗也。

徐聖緒子患驚癩。不省人事。約五六日。緣乃伯措大伯孚。曾與余同硯席。邀治精威二穴。拿之無聲。即向肺俞重揉。聲雖不出。卻有累累貫珠。掉不出來。模樣灸肺俞各三壯。用天保采薇湯。倍加半夏。單向大方脈。素與予友善。徐仲石處檢藥。對聖緒云。在禹鑄人信砒霜。俱用得。然好也是這一服。不好也是這一服。予臨別云。服此一劑。雞鳴便退燒熱。果如期。退二服全愈。此陽癩已死。揉肺俞探肺竅之一驗也。

庠友張孔邇。婿邑庠王紹宗。年方二十餘歲。一時癩死。不省人事。約半月餘。他醫純用連芩之劑。毫不見瘳。邀予看治。予以症屬大方脈固辭。孔邇力迫。

之行。一見顏色便知痰患。拿精威二穴不應於老龍穴一摺。直視乎余。有哄若甕裏音。用半夏四錢。桔梗二錢。枳壳防風甘草各一錢。一劑稍甦。五劑全愈。足見肺雖無聲。非金碎何不可藥。此中痰望形審竅。大小皆同之一驗也。竹塘陳諱春者。一子十一歲。患病十餘日。不知人事。初入見其不醒。以為驚死。於鞋帶穴人中搯咬。破爛不堪。請予往治。見其唇口晦色如醬。不抽不掣。不渴。肢冷如冰。始用燈火十五元宵。隨服小續命湯。去麻黃。一劑即甦。此望色審竅。而知為柔痙之一驗也。

慢症悟宗

人動曰慢驚。而予獨曰慢症。蓋此症多成於大病之後。或庸醫一見病愈。遂不防守去路。或初慢汗慢下。吐瀉久而脾胃虛極。故成慢症。慢字緩字。雖對急字而言。然所以成此症者。皆由父母怠慢之故。或有汗出不止者。聽之以致汗久亡陽。吐久亡胃。瀉久絕脾。成難治之疾。故曰慢症。慢症何驚之有。以慢症而云驚。皆庸醫見兒眼翻手掣。握拳形狀似驚。故以驚名之。一作驚治。或推或拿。或火。是猶兒已下井。而復落以石。慢症者。脾虛也。眼皮屬脾。脾敗故

眼皮不能緊合。而睡則露睛。虛極則脾失元氣。故兩目無神。而多瞋。脾敗則枯涎無統。故凝滯咽喉。而有牽鋸之聲。手足脾胃所司。脾胃敗故四肢厥冷。虛慢必生寒。寒則大便瀉青。而小便清利。便知為慢脾之症。若療驚則無驚可療。祛風則無風可去。除痰則無痰可除。解熱則無熱可解。惟脾間枯痰虛熱。往來耳。治宜固真湯。十如天麻勾藤。或六君子湯。九加炮姜。或理中湯。五加附子。

凡兒一到慢症。十僅能醫六七。蓋症至此。肺心肝三臟俱虛。胃氣大腸兩腑俱敗。若虛而不絕。雖久能生。如胃氣將盡。萬不可活。即強藥之。亦活一二日。究非真活也。然非假活。不足以見藥力之妙。予見之甚衆。如慨然領手者。其症必生跣躄。固謝者。縱藥亦死。此無他。惟於面上看寶色。脾胃探消息。死生便瞭然在目矣。

余幼女於壬寅冬。值先君辭世之會。痲症有失經理。冷瀉成慢。幼甥同症。熱瀉成慢。妹婿聞遠波僧。精於此道。呼治之。日索藥價。丸如菜豆大。每丸銀三錢。屢服症加重。予女眼閉不開。約十餘日。問乳母。幸吮乳不輟。面上寶色猶

存。余用固真湯加附子五分服三劑。眼一項又閉。揣之藥力未及。連服十劑。愈。甥慢雖同。寒熱迥別。知不可治。妹婿噴予有親疏之別。藥各參附。與予妹反目。遠波僧見予甥光景。強健如故。滿口許其必生。予作色辨曰。爾以健壯為生耶。獨不思熱則氣壯。況熱瀉。明知肺熱。用參反傷乎肺。不用則慢無治法。將謂清肺。再用參一清。則脾氣即絕。清不得。補不得。何生之有。遠波默然趨去。越三日死。此慢症雖同。寒熱迥異。不可不察之驗也。熱慢症不多見。亦學者之所宜知。